

HARLAN COBEN
[美] 哈兰·科本 著

朴逸 译



一去不返

GONE FOR GOOD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C14028965

I712.456

60

一去不返

GONE FOR GOOD

HARLAN COBEN

[美] 哈兰·科本 著

朴逸 译

 哈尔滨出版社

I712.456

60

黑版贸审字 08-2012-04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去不返/(美)科本(Coben, H.)著;朴逸译.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14. 1
(哈兰·科本畅销小说系列)
ISBN 978-7-5484-1776-7

I. ①一… II. ①科… ②朴… III. ①推理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15945 号

GONE FOR GOOD
Copyright © 2013 by Harlan Coben.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一去不返

作 者:[美]哈兰·科本 著
译 者:朴逸 译
责任编辑:颜楠路 嵩
责任审校:李 战
封面设计:琥珀视觉
版式设计:恒润设计

出版发行:哈尔滨出版社(Harbin Publishing House)
社 址:哈尔滨市松北区科技一街 349 号 3 号楼 邮编:15002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网 址:www.hrbcs.com www.mifengniao.com
E-mail:hrbcs@yeah.net
编辑版权热线:(0451)87900272 87900273
邮购热线:4006900345 (0451)87900345 或登录蜜蜂鸟网站购买
销售热线:(0451)87900201 87900202 87900203

开 本:880mm × 1230mm 1/32 印张:14.75 字数:330 千字
版 次: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84-1776-7
定 价:35.00 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
服务热线:(0451)87900278

律师事务所

妈妈在她临终的前三天告诉我——尽管后来还零星说了点儿别的什么,但这基本上是她留给世间最后的话语了——我的哥哥还活着。

她只说了这么一句,没做更为详尽的解释。而且她只说了这么一次。当时她的状态并不好。心脏跳动的最后阶段一直由吗啡支撑着。皮肤呈现出黄疸色与日晒后形成又逐渐淡去的褐色混合出的某种颜色。眼窝深陷着。一直处于昏睡之中。我觉得她应该有一次再度清醒的时刻——尽管我怀疑即使醒过来,是否会真正的清醒——我会抓住这个机会告诉她: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妈妈,我从心底里爱着她,祝愿她一路走好。我们不再提我的哥哥,尽管我们都在想念着他,仿佛他就坐在病床边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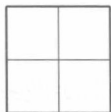
“他还活着。”

妈妈就是这么说的。如果她说的是实情,我很难判断这究竟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

四天后,我们安葬了妈妈。

我们回到了家里,开始按照习俗服丧。爸爸气得满脸通红,匆匆踏过客厅那块没有铺满的地毯。当然了,我在家。家里还有从西雅图飞来的姐姐梅莉莎和她的丈夫拉尔夫,有来回踱步的姨妈塞尔玛和姨父默里。我最亲爱的希拉攥着我的手挨我坐着。加在一起,也就这些人。

屋里只有一只花篮,很大很美的那种。希拉看了一眼送花人的卡片,微笑着捏了一下我的手。卡片上没有文字,也没有其他任何信息,只是画着:



爸爸的目光不时地透过飘窗瞥向外面——在过去的11年里,这扇窗子被人用汽枪射穿了两次。爸爸低声咒骂着:“这帮该死的浑蛋。”转过身来,他又想起了其他一直没有露面的人。“真是岂有此理,伯格曼一家至少他妈的应该过来看一眼呀。”爸爸闭上眼睛,扭过头去。重新升腾的怒火和失去妻子的悲痛在他身上交织着,使得我没有勇气去正视他。

这是我们在饱受背弃的整整一个年代里所遭到的又一次背弃。

我得透透气。

我站了起来。希拉抬头关切地望着我。“我出去转一转。”我柔声告诉她。

“需要我做伴吗?”

“不用了。”

希拉点点头。我们相处将近一年了。过去我从未有过如此心心相印的伴侣。考虑到萦绕在我身上的那种怪怪的气场,这实在是难能可贵。她又捏了一下我的手,还是那种“我爱你”的捏

法。一股暖流涌遍我的全身。

我家门前的脚踏垫是一块难看的人工草皮,像是从哪家高尔夫球场偷来的,在它朝向我的左上角还有一朵塑料雏菊花。我迈过它,沿着唐宁普雷斯街信步游走着。这条街上毫无生气地排列着一幢幢普普通通的铝墙板错层式房屋,它们的起源大约可追溯到1962年。火辣辣的阳光无情地灼烧着我。在这么热的天里我仍然穿着一套深灰色的西装,浑身上下不舒服。我有点儿变态地想到,这真是一个加快腐烂、化为泥土的理想天气。一时间,我母亲那副让全世界变得灿烂的笑容——在那个恼人的事件发生后再也没见到的笑容,浮现在我的眼前。我驱走了母亲的幻影。

我清楚我要去哪里,尽管我怀疑我是否会向自己承认这一点。我被某种无形的引力拉向那里。有些人会称此为一种甘愿受虐的行为,另外一些人会指出这也许同某种了断的需要相关。我认为或许都不是。

我只是想去看一看那个让一切都末日般完结的地方。

夏日郊区的景色和声响一起向我扑来。骑着自行车的孩子们尖叫着从我身边驶过。在10号公路上开着一家福特水星汽车经销店的西里诺先生,忙碌着修剪自家的草坪。斯坦夫妇正挽着手散步,他们拥有几家家用电器连锁店,后来这些店被更大的连锁集团兼并了。利维恩家正在举办一场触式橄榄球^①比赛,可是所有的参与者都是生面孔。考夫曼家的后院飘出野炊烧烤的轻烟。

我走过格拉斯曼一家的旧宅。“蠢蛋”格拉斯曼在他六岁的时候一举扬名。他模仿“超人”,猛地撞破玻璃门,从家里飞了出

^① 触式橄榄球(touch football):属于橄榄球初学者的运动,男女老少皆可参与,场地面积小,安全系数高,娱乐性强。

来。我还记得他那惨烈的哭喊声和满身鲜血的样子。格拉斯曼因为这一“壮举”被缝了40多针。“蠢蛋”现在长大成人了,并且成了某家公开募股公司的亿万富翁。我估计不会再有人用“蠢蛋”来称呼他了。不过也难说,谁知道呢?

玛利亚诺的家在这条街的转弯处,房前便道仍然由那只涂着令人讨厌的痰黄色的塑料小鹿把守着。安杰莉·玛利亚诺算是这片社区的坏女孩儿,大我们两岁,属于那种更优越、极具诱惑力的物种。望着安杰莉穿着那件顽强抗拒地球引力的条纹露背衫在自家后院晒太阳的时候,我第一次饱尝了体内深处荷尔蒙躁动带来的折磨。当时我的嘴巴里的的确确噙满了口水。安杰莉常和她的父母吵架,还偷偷溜到房后的工具棚里抽烟。她的男朋友驾着一辆摩托车。去年我在曼哈顿中城的麦迪逊大道偶然碰到了她。我曾期待着她看起来很糟糕——常听人们说,当年让你第一次怦然心动的那位,到头来你会发现其实并不怎么样——可是安杰莉看起来很棒,似乎也很幸福。

位于唐宁路23号的埃里克·富兰克林家门前的草坪上,有一台洒水器徐徐转动着。我们一起读七年级的时候,埃里克在位于肖特山庄的雄鸡酒店举办了以太空旅行为主题的成人礼^①。餐厅的天花板按照天文馆的风格做了装饰——繁星闪烁在漆黑的夜空。座位前的名签表明我坐的餐桌是“阿波罗14号”^②。桌子的中央有一枚立在绿色发射台上的精美的火箭模型。穿着仿

① 成人礼(Bar mitzvah):犹太民族为年满13周岁的少年举行的成人仪式。

② 阿波罗14号(Apollo 14):阿波罗为古希腊神话中的光明之神。美国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组织实施的载人登月工程称为“阿波罗计划”。“阿波罗14号”飞船执行了该计划的第八次载人登月任务。

真太空服的服务生扮成了“水星七杰”^①。照料我们这张桌的是“约翰·格伦”^②。辛迪·莎皮洛和我偷偷溜进小礼拜堂拥吻了一个多小时。那是我的第一次,我对正在做的事情懵懵懂懂。辛迪比我明白。我记得那是一次美妙异常的体验,辛迪用舌头爱抚我的各种方式和我癫狂的程度,完全出乎意料。不过我也记得,过了大约20分钟,起初的那种游历仙境般的惊喜逐步演化为些许的厌倦。对“接着该做什么”的不解,伴随着天真的“难道一切就是这么回事”的疑问,一起困扰着我。

辛迪和我悄悄潜回了阿波罗14号桌。我俩头发蓬乱、衣衫不整,一副典型的后热吻状态。(赫比·赞恩领衔的乐队正在为大家演奏乐曲《载我飞向月亮》)我的哥哥肯把我拽到一旁,要求我交代细节。当然,我乐不可支地照办了。他以微笑奖励了我,还伸开五指与我击掌相庆。

当晚,我俩躺在双层床上,肯在上铺,我在下铺。音响播放着蓝牡蛎乐团的《不惧死神》,这是肯最爱听的曲子。我的哥哥向我传授了作为一个九年级学生所理解的生活知识。后来我发现,他的理解在大多数方面是错的(强调的重点过于集中在女孩儿的前胸)。不过每当回想起那一晚,我总是忍俊不禁。

“他还活着……”

我摇摇头,在霍尔德家的旧宅旁拐向考丁顿街。

① 水星七杰(Mercury 7):在“阿波罗计划”之前,美国于1958年实施的第一个载人登月工程项目为“水星计划”。依据该计划筛选出的美国第一批宇航员共七人,被称作“水星七杰”。

② 约翰·格伦(John Glenn):“水星七杰”之一,1962年完成美国首次轨道飞行。后退役转入商界、政界,曾四次当选美国参议员。1998年以77岁高龄重返太空,参加航天飞机“发射号”飞行。

当年肯和我总是沿着这条街去伯内特希尔小学上课。为了缩短路程,这里的两幢房子间曾铺设着一条小径,我不知道这条小径现在是否还保留着。我的妈妈——每个人,甚至是孩子,都称她为珊妮^①——常常在上学的路上偷偷地尾随我们。当她躲到树后的时候,肯和我禁不住直转眼珠。如今,我微笑着忆起母亲对我们的过分呵护。而在当时,妈妈的溺爱使我觉得很难堪,肯却只是耸耸肩膀。我的哥哥很酷,不会理会这类的事情。我却做不到。

我品尝着心中的痛楚,继续向前迈着步子。

也许只是自己的想象,我感觉人们开始注视我。在我经过的时候,那些驶过的自行车、被选手运过来带过去的篮球、旋转摇摆的洒水器、草坪上的割草机,还有喧嚷的触式橄榄球的赛场——所有这一切似乎突然间陷入一片寂静。有的人是出于好奇看着我,因为一个陌生男人穿着深灰色西装在夏日傍晚的街头漫步,怎么着也算是一幅奇景。可是,直觉提醒我,大多数人是在用惊恐的目光望着我。因为他们认出了我,并且令他们难以置信的是我竟然胆敢闯入这块不容亵渎的地界。

我毫不迟疑,径直走向了那幢位于考丁顿街 97 号的住宅。我的领带松散地挂在脖子上,两手塞在衣服口袋里,站到了人行道牙的下方。我为什么会到这里来?我看到有个房间的窗帘动了。窗户里露出了米勒太太憔悴的、鬼魂般的脸庞。她用眼睛瞪着我。我没有挪动身体,也没有回避她的目光。她继续瞪着我——出乎我的意料,她的表情瞬间变得柔和了,似乎是我们共

^① 珊妮(Sunny):此处为音译。Sunny 有阳光灿烂和快活开朗等含义,意为主人公的母亲被称为“阳光妈妈”或“快乐女人”。

同经受的痛苦让彼此绝缘的心灵有了某种沟通。米勒太太冲我点点头。我也以点头作为回应，顿时眼眶里充满了泪水。

在《20/20》《黄金时段直播间》^①或者其他类似的迎合受众低俗需求的电视节目里，你也许已经了解了这一案件。对于那些尚未了解的人，这里提供来自官方的报道如下：11年前的10月17日，在新泽西州的利文斯顿镇，我的哥哥、时年24岁的肯·克莱因残暴地强奸并勒死了我们的邻居朱莉·米勒。

在考丁顿街97号她家的地下室里。

这里是发现朱莉尸体的地方。她究竟是在这间草草完工的地下室里被谋杀的，还是死后被抛尸在地下室那个染着水渍的斑马条纹沙发后面，现场的证据给不出确切的结论。多数人相信是前者。我的哥哥摆脱了追捕，逃到了无人知晓的某个地方——至少官方报道是这样说的（又一次引述）。

在过去的11年里，肯逃过了警方国际范围的追捕。然而，也有过几次所谓的“目击报告”。

第一次是在谋杀案发生一年后。有人报告在瑞典北部的一个小渔村里发现了肯。国际刑警迅速扑向那里，可是我的哥哥不知怎么竟逃出了他们的掌心。据称是有人向他泄了密。我想象不出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和有谁会做这种事。

第二次发生在四年后的巴塞罗纳。报纸上称，肯在那里租住

^① 20/20：美国ABC电视台制作的电视新闻专题节目。节目名称取自于医学中的眼科术语，20/20（英尺）意味着正常视力；黄金时段直播间（Primetime Live）：美国ABC电视台的又一档新闻专题节目。曾并入《20/20》，后恢复独立制作。

着一处“海景庄园”(巴塞罗纳并非四面环海)。伴着他的是个——我仍然在引述报纸——“体态柔韧的黑发女人,可能是个跳弗拉曼柯舞蹈的舞女”。一个正在那里度假的利文斯顿人向警方报告说,他看到了正在海滩享用美食的肯和他的西班牙情人。按照他的描绘,我的哥哥黝黑结实,穿着一件敞着领口的白衬衫,没穿袜子的脚趿拉着一双拖鞋。这个叫里克·霍洛维茨的利文斯顿人,恰好是亨特先生教我时的四年级同班同学。大约有三个月的时间,一下课里克就为我们表演吃毛毛虫,让大家好开心。

肯在巴塞罗纳再度逃脱了法网。

最后一次是在法国境内的阿尔卑斯山。据说有人看见我的哥哥在专业雪道上滑雪(超级有趣的是,肯在案发前从未滑过雪)。除了哥伦比亚电视台的《48小时》就此发过一篇消息外,没有更多的后续报道。经过这些年,我哥哥的逃亡生涯已经被VH1^①制成了罪案题材的视频歌曲《他们目前在哪里?》。遇到流言四起的时候,而更多情况是在没有什么糟烂节目可播的时候,这段视频就会在荧屏上蹦出来。

很自然,我痛恨电视台以“社区乱象”或其他自作聪明的词语命名的节目的所谓“集中播报”。他们的“特别报道”(哪怕有一次,我希望他们称其为“普通报道”,因为节目中播报的内容早被所有的媒体说滥了)总是播出肯踌躇满志地穿着白色网球服的照片。肯曾经是全美排名前几位的网球选手。我猜不出电视台是从哪里搞到这些照片的。照片里的肯很帅气,是那种让别人看一眼就会憎恨的帅气。桀骜不驯的样子、肯尼迪式的发型、古

① VH1: Video Hits One, 美国一家有线电视台, 主要播放与音乐相关的节目, 总部在纽约。

铜色的皮肤、露出洁白牙齿的笑容。照片中的肯看起来就像是个出身显赫(他并不是)、依靠天生魅力(他有一点儿)和信托账户(他压根儿没有)打发人生的家伙。

我曾在其中一个电视专题节目中露过脸。有位制片人找到我——在这些专题节目中算是较早的一次——声称他愿意“公正地反映各方面的看法”。他指出,有许多人在无情地诋毁我的哥哥,而他们的电视台希望实现一种“平衡”,就是要找个人描述左邻右舍眼中的“真正的肯”。

我当真了。

一位女主持人披着漂染过的金发,带着同情的神色采访我一个多小时。整个过程令人愉快,对我的心灵有种疗伤的作用。结束时女主持人对我表示感谢,还送我走了出来。节目播出时,我发现他们只用了采访中的一个小片段。女主持人提出的问题(“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您并不想告诉观众您的哥哥是个完人,对吗?您并不是在告诉我们他是个圣徒,对吧?”)已经删掉了。我的回答也被剪接了。在放大得异乎寻常的、连我鼻头上的毛孔都清晰可见的特写镜头里,悚然的背景音乐伴着我的声音响起。我的话只剩下了一句:“肯不是个圣徒,戴安娜。”

总之,对这起案件的正式报道大概如此。

我一直不相信这些说法。我并不是说这一切绝无可能。但是我相信更为可能的情况是,我的哥哥死了——在过去的11年里他已不在人世。

更确切地说,是我的妈妈一直认为肯已经死了。她坚定地、毫无保留地持有着这种看法。她的儿子不是一个杀人凶手。她的儿子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

“他还活着……他不是凶手。”

米勒家的前门开了。米勒先生从屋里走了出来。他把鼻梁上的眼镜往上推了推，攥成拳头的两只手叉在腰间，摆出了一副难言完美的“超人”姿态。

“快他妈的从这儿滚开，威尔。”米勒先生冲我喊道。

我立马滚开了。

一小时后，又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

希拉和我在楼上我父母的卧室里。一成不变的家具，贴得依然牢固却已褪色的涡纹灰壁纸，镶着蓝色的边。从我记事起这间屋子就是这样。我们坐在宽大的、弹簧已经疲软的床上。曾被妈妈满满地塞在床头柜抽屉里的她的那些私人物品，现在四下散在羽绒被上。爸爸还在楼下那扇飘窗前坐着，他一直气恼地盯着外面。

我不明白究竟为什么要翻看妈妈珍藏的这些东西。不过我明白这会给我带来痛苦。故意对自己施加痛苦同寻求心灵抚慰，有相当奇妙的联系，如同玩火烧手的痛楚也可能带来某种快感一样。我猜我需要这个。

希拉的脑袋略微歪向左边，目光低垂的她专注于手头的事情。我望着她可爱的脸庞，禁不住心旌摇曳。说出来有人可能不信，可是我的确能够盯着希拉一连看上几个小时。这不仅仅是由于她的美丽。她还算不上是人们所说的绝代佳人。她的五官稍有些偏离中心，这可能是基因造成的，更可能是她阴暗晦涩的过去造成的。但是她的身上有一种蓬勃的活力、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同时还有一种精致的娇嫩，仿佛再受一次打击她就会支离破

碎到无法修复的程度。希拉使得我想为她——请容忍我这么说——变得英勇无畏。

希拉没有抬头看我，却露出浅浅的微笑说：“别这样。”

“我也没做什么。”

希拉终于抬起头来，看看我脸上的表情。“怎么了？”

我耸耸肩，只是说道：“你就是我的一切。”

“你是个很能迷住女人的家伙。”

“是呀。”我说，“你说得不错。”

她装作要掴我一巴掌。“我爱着你，你是知道的。”

“你怎么可能不爱我？”

她白了我一眼，然后把目光落到床上妈妈平时躺的那一侧。她的神情变得十分安静。

“你在想什么？”我问道。

“你的妈妈。”希拉微笑着，“我真心喜欢她。”

“你们早一点儿认识就更好了。”

“我也这样想。”

我们开始翻看一沓沓已经泛黄的纸片儿。出生证明——梅莉莎的、肯的以及我的，还有报道肯网球成就的报纸剪报。而在肯过去的卧室里，至今还堆着许多他获得的奖杯——一些做出发球姿势的小铜人。妈妈的收藏中还包括很多老照片，绝大部分是在那件谋杀案发生前拍摄的。珊妮，这是从童年起就伴随着妈妈的称呼。这个绰号非常适合她。我翻到一张她任家长协会主席时的照片。我不知道妈妈当时在做什么，反正她站在台上，戴着一顶看起来傻傻的帽子，而其他妈妈正笑得前仰后合。还有一张是妈妈在主持学校的郊游会，照片里的她竟然穿一身马戏团小丑

的服装。珊妮是我们同学最喜欢的家长。孩子们盼望轮到她来拼车接送,并喜欢在我家院子里举办班级野餐。妈妈很酷,不做令人发腻的矫情状,不那么中规中矩,可能有点儿“人来疯”,你永远搞不清楚接下来她会做什么。在她的周围总是充满生气,总有欢声笑语。

我们翻检了两个多小时。希拉很有耐心,仔细端详着每张照片。其中的一张使她停了下来,眯起了眼睛。“这是谁?”

她把那张照片递给我。左边是穿着过于性感的黄色比基尼的妈妈,我猜这身泳装是1972年的式样。妈妈的身材很美,她的胳膊搭在一个留着黑胡须、满脸笑容的矮个子男人肩上。

“侯赛因国王。”

“真的吗?”

我点点头。

“约旦的国王?”

“没错。妈妈和爸爸在迈阿密的枫丹白露碰到了他。”

“然后呢?”

“妈妈上前问他能否合个影。”

“你开玩笑。”

“照片能证明啊。”

“他没带着保镖什么的吗?”

“我猜是妈妈看起来不像揣着什么武器。”

希拉笑了起来。我记起妈妈说过的细节。她和侯赛因国王摆好了姿势,可是爸爸的相机却不给力。爸爸低声嘟囔着摆弄相机,妈妈瞪着眼睛催他快些,那位国王耐心地站在那里。安保头头按捺不住上来帮忙查看,找出并解决了相机的毛病,把它递还给爸爸。

呵,我的妈妈,珊妮。

“她多漂亮啊。”希拉说。

随着朱莉·米勒的被杀,我妈妈身上的某些东西也被消泯了。虽然这类的形容由于被人们用得泛滥而显得俗套,不过常常是用这种老式的语言才会最为精准地说明问题。妈妈的笑声沉寂了、彻底地窒息了。谋杀案发生后,妈妈从来没有暴跳如雷地吼叫,也没有歇斯底里地哭泣。我倒是希望她这样做。曾经活力四射的妈妈陷入可怕的沉静,整个人像瘪了的轮胎一样死气沉沉。冷冰冰的妈妈,这应该是对她最贴切的描绘。望着她的这种样子,比观看无以复加地矫揉造作的奇装秀更令人难受。

前门的门铃响了。我从卧室窗户望出去,看到了埃帕斯—埃克森熟食店的送餐车。噢,为前来吊唁的客人们准备的牛肉酱三明治。爸爸原来的估计过于乐观,点了太多的份数。他始终都是这般执迷不悟。待在这幢房子里的他,就像是泰坦尼克号的船长。谋杀案发生后不久,家里的玻璃第一次被人用汽枪射穿。我还记得当时爸爸狂怒地挥着拳头的样子。我觉得妈妈是想搬家的,可是爸爸不干。在他看来,从这里搬走就意味着投降,搬走就等于承认他们的儿子有罪,搬走就是一种变节的行为。

愚蠢至极。

希拉把视线转向我,目光里流露出一不加掩饰的爱意,犹如灿烂的阳光洒在我的脸上,一时间我任凭自己沐浴其中。我们是大约一年前在工作中相识的。我是位于纽约41街的圣约家园^①的

^① 圣约家园(Covenant House):美国一家非营利机构,负责为无家可归或离家出走的青少年提供住处、食物、医疗、教育等服务。总部在纽约,在美国各地及加拿大、墨西哥等国家设有分支机构。

一名资深管理人员。圣约家园是一家为离家出走的青少年提供救助服务的慈善机构。希拉到这里做义工。她来自爱达荷州的一个小镇,尽管从她身上已看不出太多小镇姑娘的痕迹。她告诉我,在许多年以前她自己也是个离家出走的孩子。关于她的过去,她向我披露的就这么多。

“我爱你。”我说。

“你怎么可能不爱我?”她用我刚才的话回了我一句。

我没有冲她翻白眼。希拉待我的妈妈很好,直到最后的一刻。她从曼哈顿的公交总站乘大巴到诺斯菲尔德大道,接着走到圣巴尔纳伯中心医院来看妈妈。在这次病倒前,妈妈只是在生我的时候住过这家医院。这或许体现了某种生命循环的规律,不过对此我还没看透。

妈妈毕竟和希拉相处过。我难以抑制自己的好奇心,打算冒险一试。

“你应该给你的父母打个电话。”我温和地说了一句。

希拉望着我的表情仿佛是被我掴了一掌。她从床上移了下来。

“希拉?”

“现在还不是时候,威尔。”

我拿起一个相框,里面镶着又一张晒得黝黑的爸妈在度假的照片。“要我看任何时候都应该。”

“你一点儿都不了解我的父母。”

“所以我想了解他们。”

她转过身背朝着我。“你一直在救助那些离家出走的孩子。”